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八十五至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舉人臣姚秉哲

謄錄監生臣陸 鼎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  
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

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

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

委謂委輸也

立

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

為勃海王奉鴻祀

悝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

延熹八年悝謀為不

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瘿陶王食一縣悝後因

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  
勃海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  
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

珮

音立

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

剽疾也

王

甫伺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熹熹平元年遂收

珮送北寺獄

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

使尚書令廉忠誣

奏珮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  
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惺惺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惷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

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

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郎功封壯武侯父揚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

郡之命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

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

主東海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假也音

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

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

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實后

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

立皇太子肇肇梁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

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

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

左傳衛石碏殺其子

厚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今廢慶為清河王皇



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

慈母尚有終身之恩

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妻子之無母父命妻養之故曰慈母如母

者貴父之命也

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

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

致其事

傳諸曰附

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

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

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聚

在洛陽城

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

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

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  
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  
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  
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  
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  
戚傳也懼左右不敢  
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  
侍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  
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

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

物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

前書音義曰中傅官

名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

分半也

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

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關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

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竇太后

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涕

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祠堂

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

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

常泣

向左右以為沒齒之恨

沒終齒年也

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

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

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

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

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常有夢我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

自南吹彼棘心棘  
心天天母氏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

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  
究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

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  
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  
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  
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  
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  
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  
中大夫扶

六百石無員掌  
來王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魯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攽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

少一  
曰字

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為也尚  
書曰垂拱仰成

既以薄祐

早離顧復屬遭大憂

屬近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

輔新去京師憂心兢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

兢兢孤特也屏營仿

惶

也蓋閒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

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以襁

繒帛為之印今之小兒繒也繒音必衡反

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

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捷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

埤音

欲乞骸骨於

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堂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沒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

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強葬贈以太后使殊禮升龍旆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



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

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

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

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

寵即千乘王伉之子

太后

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

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

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火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

序昭穆置園邑

太宗之義舊章不忘

太宗謂繼嗣也左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

宜上尊號

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  
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  
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  
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

皇考南  
頓君陵

復以廣川益

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湟陽  
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又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  
為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為當陽穆侯

當陽今荊州也

揚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遠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

○劉放曰案文少延平兩字

子

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

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  
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  
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  
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  
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嵩將至王  
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嵩為公嵩不  
聽罵之文因刺殺嵩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  
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

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

為甘陵王

安平王德河  
間王間子

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

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  
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  
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  
後國除

###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

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導  
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  
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  
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己後戎狄叛  
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為十萬布萬匹嗣王薨贖  
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贖錢三十萬布三  
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  
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

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

釐音  
僖也

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  
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  
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  
席衰杖在身頭不批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  
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

厥善

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  
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

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  
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

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平王奉

樂成王黨祀

黨明帝子也

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

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



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

拜景峙不為禮

峙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

王不服常人何別

○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

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

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

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

上奏上也音市文反

殺戮尤惡者數

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

封政第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  
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陵嗣陵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竒翼美儀容故以為  
平原懷王後焉

平原王得無  
子故立之也

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

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隲兄弟及翼云與  
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聞觚神器懷大逆心

神器喻帝  
位也老子

曰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

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  
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  
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  
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  
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  
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  
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

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

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

○劉攽曰案紀長作  
長他書亦然明此誤

長卒子宏

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

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

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

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

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

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

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

拜景峙不為禮

峙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

王不服常人何別

○劉攽曰王不服案文少一王字

今相謁王豈謁無

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

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

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

上奏上也音市文反

殺戮尤惡者數

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為改節悔過自脩陽嘉元年

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

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

君之子孫也杜預注  
云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

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

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  
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

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  
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  
也



後漢書卷八十五

後漢書卷八十五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

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

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

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漢室咸

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

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

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

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

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千乘貞王伉傳奉鴻祀○祀北宋本作嗣

清河孝王慶傳父揚○按揚北宋本作揚

太宗之義○何焯校本太改大

河間孝王開傳與中大夫趙王○王字疑當作玉鄧太  
后紀有宮人趙玉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傳 子綱

張皓字叔明捷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

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劉放曰



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隲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為彭城相

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

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

詳審

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

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

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故

案文多一初字辟大將軍鄧隲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

為彭城相

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

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

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

詳審

而平當也

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

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

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今戾園興兵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

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

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故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祀故曰戾

南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

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冤武帝感

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

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

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也誼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

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

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備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

曰司寇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

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

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  
不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網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  
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  
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

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狀其

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狀聞八使名見順帝紀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

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

重器承天順道者也

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杖其

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

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

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

左氏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備之

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

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

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前書音義

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

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

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

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  
不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  
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  
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

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  
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

尋大漢初隆及中

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  
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祀故曰戾園

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

逮及

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太子寃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開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

九德之義

尚書皋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忍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

也 誼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

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

狐狸

前書京北督郵侯文之辭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

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

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

左傳申包胥曰吳為

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

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前書鄆陽謂蓋侯王

信君曰太后佛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

書御京師震竦

御進也

時冀妹為

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

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  
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  
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  
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  
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  
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  
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

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

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

背正

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喬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頃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擊戮網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  
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網  
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  
為卜居宅相田疇

相視也田  
並畔曰疇

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名之

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  
子嘉美徵欲擢用網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網在郡  
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  
數網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

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線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

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  
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  
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  
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  
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  
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  
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



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  
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  
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

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

亟急也音  
紀力反

前掾李固時

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  
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

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

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  
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

得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讒佞所構毀衆人聞

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寬之

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

寬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

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

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

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

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

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

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寬

馮唐安陵人文

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  
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慙  
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  
重文帝悅捨尚復官也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

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  
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  
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  
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仁  
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獻

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

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

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

其利甚博而

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乎

以不為為難言不之

難也謂連賢達士同折枝之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愚足以及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強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案摩也

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

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

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  
開妻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

之  
淳于長受稱于方進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  
姊子為九卿翟方進為丞相獨

與長交  
稱薦之然則立德者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

故晨門有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門

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  
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柱下無朱文之軫也神

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  
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多被淪弃所以晨門之下必有

抱關之賢柱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

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

齊王

喜之相

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為稱坐

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

能

庸功也

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

禮記曰介

胃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

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

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

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

為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

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

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

史記

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武王入殷先去湯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嘻音僖

炮烙之刑

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

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王代紀皆言文王為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今云武王與此不同

高祖鑿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

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緹縈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贖父文帝悲憐其意為除肉刑

卓茂文翁召

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

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愛教化宣帝時召信

臣為南陽太守視人如子其化大行

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

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曰高祖約法三章號為網漏吞舟之魚也

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

迂遠

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

智之才日月之曜

莊子曰飾智以驚愚備身以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

敷仁

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



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

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

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

三后生自新野

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野人

士女

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

臯陶不仁者遠

論語子夏之辭也

隨會為政晉盜奔秦

左傳晉命隨會

將中軍且為太傅晉國之盜奔秦也

虞芮入境讓心自生

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行

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曷為取辱遂俱讓而還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敬

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

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

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

禮記曰君

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也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

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

論語孔子曰奢

則不遜儉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而夷齊飢死是末操也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

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

史記曰魯相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

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孫叔敖相楚其

子被裘刈薪

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

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戶也

夫以約失之鮮矣

論語孔子

之辭也言儉則無失

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之辭雖

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

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車騎填門

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卿能闇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

固恭潔為覆之恭者不信以帑蓋之更以  
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 种暲傳

种暲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  
有財三千萬父卒暲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  
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吏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謔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  
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  
助我求之明日謔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暲異之還白歆

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  
隱滯近洛陽吏邪謀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  
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  
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  
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  
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以職  
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  
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

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  
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  
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  
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  
馳命奏之

○劉放曰案  
文多一命字

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  
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

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印契諸

國

叢音側  
留反

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暲至乃復舉種向

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暲糾發逮

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暲

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

直或  
作宜

暲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暲承

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暲承之意

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

處處未絕嵩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

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

言各飾偽辭  
隱匿真狀也

梁太后

省奏乃赦嵩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

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

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遷漢

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嵩與相揖謝千里不得

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

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



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曷賢良方正不應徵拜  
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擢曷為度遼將軍曷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  
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  
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  
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  
晝舉烽夜燔燧  
解見光武紀邊方晏  
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  
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

咸為發哀。匈奴聞暲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

易屯卦曰  
槃桓利居

貞  
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

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  
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

加命服  
之一等

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

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

卿大夫之喪  
賜諡誄也

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

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  
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  
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  
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

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  
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  
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  
戰而死子邵

邵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  
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邵宣  
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  
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

皆披

披音芳  
靡反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夕陽亭在

河南城西

及進敗獻帝即位拜邵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邵

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

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

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戰於長平觀下

長平陵名也  
有觀在長安

西十五里也

軍敗邵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

謝承書曰祖父屯有名父

壘廣漢太守

壘音尾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

稍遷繁陽令

繁陽魏郡縣也

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

與之太守怒而撻督郵欲令逐球

撻擊也

督郵不肯曰魏

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

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

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

揚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畧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

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

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

豈顧

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茅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

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  
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  
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

會赦歸家復拜廷尉

○劉放曰案球初未嘗為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徵字

熹平元

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

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常

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馬

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

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  
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大雅抑詩



也 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

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

之妃妾祔於妻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

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

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

染

段頰為河南尹坐盜發馮  
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

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虫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  
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  
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

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  
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

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衛

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  
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

今竇氏罪深豈得合

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

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

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

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

周易曰坤為母

且

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  
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  
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  
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  
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  
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  
少府

桓帝母孝崇皇后宮  
曰永樂置太僕少府

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

宦官初邵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邵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邵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邵邵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

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

論語孔子之辭也

邵許諾亦結謀

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邵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邵邵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

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刺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

張皓為廷尉故曰卿

龔糶糾便佞以直為

青

青過也

二子過正埋車堙井

張綱埋輪王暢埋井蓋子曰矯枉過正

种公

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八十六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皓傳張皓六世祖良○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為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為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歆也

張皓子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別本作司徒辟高第  
為御史

王龔傳不至重問注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

進○成帝監本作武帝

臣會汾

按薛宣翟方進乃成

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

种嵩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監本無

相字

臣會汾

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規

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舛誤無

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仍  
從宋本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八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煜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竒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

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

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

聲根性方實好絞直

絞急也

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

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

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

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

宜城縣故城在今襄

州率道縣而其地出美酒廣雅云積十五年酒家知其  
保使也言為人傭力保任而使也

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  
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  
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  
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  
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  
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

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樂巴傳

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

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

好

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

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

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

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

劉

放曰立校學案  
文當作學校

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

能升授

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幹吏二人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政事

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  
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

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

剪理姦誣

房謂為房堂而祀者

於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

皆安之

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行者舉帆相逢

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遷沛

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

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

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夫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瞑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遂成都與覲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

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家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

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

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

○劉放曰案功不可  
以自劾當是無功自

劾少一  
無字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

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

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

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

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

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

號

中天謂天之中也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

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嘽音昌善反瘡音管

天災不有痛於肌

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

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

拾暴秦之

敝追亡周之鹿

前書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音義云以鹿喻帝位也

合散扶

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

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

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

利器謂權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

故天降衆

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

於春圃

鹿子曰麋乳產也

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劉放曰案文今當作令

上下交競封

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窶之魂貧餒者作飢寒

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

說苑曰孔子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也

死者悲於窶窶生者戚於朝野

杜元凱注左傳

曰窶厚也窶夜也厚夜猶長夜也

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

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前書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諂之人殺直諫

之士也

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闡樂於咸陽授

趙高以車府

趙高為車府令與昏戚陽令關樂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

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

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

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殍雉之災

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鳴耳而雒武丁懼而脩德位以永寧

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

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

翰史記曰周孝王之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行暴虐死于羸也

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



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  
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

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

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化負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  
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

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

鳧藻之士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

藻言喜悅也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

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

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

尚何預焉祖廟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

身安得無預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

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劉敞曰案文民當作貨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

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

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

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

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所急朝夕之餐所

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

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

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

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

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

言之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

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

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

鑄之議

鑿刻也音口結反

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

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劉攽曰注文莫不爾極案

丈不當作非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

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譴食之災星晨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

天下之

心國家大事餐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

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數

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元

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

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

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

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

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

之間

役夫謂陳涉起蕪也窮匠謂驢山之徒也並見史記也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公羊傳曰其言梁亡

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

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末

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

其一足爲絰掛也音胡賈反

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

詩小

雅大東之天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

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  
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  
輕劍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

過姓也過國  
之後見左傳

皆來應募陶

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  
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  
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  
書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

三家謂夏侯建夏  
侯勝歐陽和伯也

及古



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  
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  
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  
不可勝計前司徒揚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  
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  
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  
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

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

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  
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  
段穎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  
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  
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  
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尅也關東破膽四  
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  
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

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

武關北徙壺谷

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

冰駭風散唯

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

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

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

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  
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  
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  
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  
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  
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

論語曰殷有三仁  
焉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  
干諫而死

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

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

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

謠言謂聽百姓風謠

善惡而黜陟之也

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

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

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

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鴿梟而囚鸞

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

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  
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  
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  
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

時封后兄

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

是時地震裂衆災頻

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露布謂不封之也并  
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

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

史記曰庶徵  
曰雨曰暘曰

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是與氏  
古字通耳春秋漢含孽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比

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

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

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

黃精謂魏氏  
將興陳項虞

田並舜之後舜土  
德亦尚黃故忌也

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

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名家



臣搯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

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

列將謂皇甫規段穎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

劉歆曰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

是帝

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劔戟

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

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

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

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周昌解見陳忠傳朱

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事並見前書今日殺雲

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比干以死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比

干而觀其心事見史記

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韓子曰夫龍之為靈也可狎而馴也

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

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

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

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陷諫也諷諫者知患禍之萌而諷

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言國之害

忘生為君也  
見大戴禮

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自戒

卜商詩序  
之文也

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

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術沽成名哉

絞直也訐正  
也沽賣之也

李雲草

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

儀禮曰比自稱於君宅在邦者  
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

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  
歆曰注宅在邦者案儀禮文公宅者在邦此誤

遂乃

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

論語曰古之狂也直  
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夫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

論語曰  
事君信

而後諫其君未  
信則以為謗已故說者識其難焉

韓非有  
說難篇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

謝承書云父祥為清河太守

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算之

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

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

敢庸回

庸用也  
回邪也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

人何為咨嗟天昌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

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  
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

曰天子建侯  
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

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

大君有命  
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  
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

惟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

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盛之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

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

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畧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

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斃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

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

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植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

以嚴刑威以法正

○劉敞曰案文當作正法

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

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



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

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

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狎者

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

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

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

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

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

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

文武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聞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

慳慳誠懇之貌

懼以觸

忤征營惛悻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

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

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

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

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

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

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  
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  
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  
冀帝召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  
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  
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  
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  
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

謝承書曰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直方正

猶言中正方直也

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

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

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祿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

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鱗者甲兵之符也

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

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

之病龍蛇之孽也

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

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

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詩小雅之文也鄭玄

注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

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

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

下

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

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

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

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帶與戎翟謀伐襄王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

以為美談

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思不忍離於是

合葬見皇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

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

尚書舜典曰蒸蒸又

蒸蒸猶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

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

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

今功臣久外未蒙

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電亦由於茲又故太

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

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徒錮蕃身

已往人百何贖

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

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

四公謂劉矩為大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

有一个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餐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

寇至也

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

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以喻三公餗以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

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

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

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

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

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

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不還

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冠方熾子竒

有識

識協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

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後漢書卷八十七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樂巴傳白上乞退○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陶為人居簡○宋本作居間何焯校本疑是倨簡

劉瑜傳關之盛衰者也○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後漢書八十七考證